



心灵在文字里 穿行与歌哭

——参加“2013青创会”的打工作家作品选萃

寒 冷

(外二首)

□ 郑小琼

在某台废弃的机台间锈迹斑斑的时光
无法窥探的往昔窗口夕阳疲倦的曲线
孤零零的影子灰烬像大海边遗弃的铁锚
燃烧的炉火熄灭在湿漉漉的雾间

庞大无法认知的现在在雾中顺着大海
命运安静地安静地起伏着
我没有读懂它的寒冷来自何方
狭窄的甬道更为迷茫的黑暗……

铁锈间任意出现的面孔没有名字
在废弃的机台挖掘着弯曲的命运
时间将在他们的身体滋生贫穷褐色的锈

机器

像野兽一样嚎叫的机器
她刺骨的绝望贫穷与肮脏
像陡峭的海床在机器的爆裂声
高楼在闪烁它们昂首阔步……
荔枝林海滨公园白灰的五金厂
镜中铁鸟的嚎叫张开铁质的羽翼
在它黄色或者红色的眼神中留下扭曲的
钢铁塑胶结晶了时代的幻象与黑暗
油腻的长爪抓住性质晶莹黄色光亮的
生活背面那些饱含泪液的指头间
机器嘶叫声锋利切割着他们从机台上
浮出一张张疲惫的面孔年幼而迷茫的脸
疲惫着内心的沉默转动的碾磨机
在耸立的繁华的城市屋脊一个工人
他眺望绿色的回忆被碾碎他绿色的梦
也被嚎叫的机器吞噬……

鸣 叫

比梦与大海的栅栏更长的鸣叫
喧哗的机台一座座孤独的岛屿
铁片与机器融合着像命运的齿轮
转动闪烁蠕动……在劳作的深处
在工厂的机台我抵达的港口——
错动的头颅和肩胛骨我们疲倦如同
荻花般的脸……在白炽灯下
垂下辽阔的绝望与迷茫
我们通过机器看软体动物样的大海
柔软地起伏着——在深蓝色的海洋下
贴着汹涌的鸣叫更为悠长的命运
鸣笛——弯曲的铁片弯向内心蔚蓝的大海
在不同的人群间我与自己的命运重逢
那些遥远的岛屿在海上漂浮着靠近
在异乡的机器的长鸣中我们与大海交换
体温……命运的机台奔腾喘息

创作感言:

在寂寞的写作路上,总有一群朋友
作家陪伴着同行,彼此像暗夜里的萤火,
相互照亮与温暖着,点点盏盏朝着远方
前行。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青创会,见到
这些朋友,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我
看到一群能真正代表80后作家的身影,
他们沉稳地前行着,这样的身影,总给同
龄的我力量。



流泪的故事只是瞬间的逗点

□ 欧阳

据专家的说法,现代意义的小说大约
还不到200岁,细论起来,“打工文学”是最
年轻的了,就像是个新生的婴儿。最年轻的
也最有雄心。“翻开前辈作家的经历,29岁的
雨果完成了《巴黎圣母院》,34岁的艾略特
完成了《荒原》,30岁的巴尔扎克完成《朱
安党人》,对于年过30的我翻到这些前辈作
家的创作年表时,常常有一种近乎羞涩之
感。”这是“打工文学”作家郑小琼的感慨。

作为理想,是个作家大概都想要写出拥
据恒久生命力的东西。不过这样远大的梦
想不太容易得逞,退而求其次,能够影响一
代人也是伟大的成就。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小说)才会给我们的
思想和行为带来深远的影响呢?

换个角度,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呢?即使
是这样的问题,可能的答案也会是多种多样的。

“《文心雕龙》就讲过,神思、风骨、丽词,
等等,只要占一项就是好作品。”专业教授
如此教导也算是本分,不过非知识分子要
完全吃透学问的意思恐怕得借助皇历。
与批评家不同,普通民众不会从结构、思想
之类的作者、批评家角度去解构商品,有趣、
生动以及感人等口头宣传是他们对作品好
坏的评价,特别是令人感动的故事,对眼泪
太多的情愫之人而言,无疑是最好的。
其实不管是煽情的杜撰还是真实的场景再
现,触动人们情感共鸣的东西总是可以得
到专家和普通读者的认同,“特别好特别感
人。”我时常听到流泪人士这样断言。一些冷
静的专家在辨识作品好坏的时候也会以是
否更生动感人来做高下的取舍。有思想家认
为人的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非逻辑性的,即
是非理性的,如果此观点有道理,那么“感动”
作为标准就是成立的。

一般而言,凡人纪实容易感动人,不仅是那些
细碎、凡俗的梦想被撕毁,还有“像野兽一样
嚎叫的机器(郑小琼《机器》)”声中孕育梦
想的土地……通过“用力把这个世界最深、最暗、
裹得最紧的褶皱抖出来(李明亮)”,连接着大地、
肉身与灵魂的轨迹(刘冬妩)”。作为一种社会
变迁催生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在主流文
坛的视野下,基本上就被归类于“底层叙事”的
凡人纪实,以我的视角来看,这种“底
层叙事”就是溢满现实生活影像的感人故事,
作者的切身经历赋予了她生动、感人的画面(即
便没有现实感人)。

每每接触到“底层叙事”,我总会想起那些曾
经抽走了很多人眼泪的生活叙事,比如“伤痕文
学”,比如《活着》(余华),等等,那些像生活一
样的现实存在和今天“打工文学”中的很多投
影一样,让人欷歔不已。然而,似乎很少有人去
撕开伤痕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多少人
思考为什么要活着。

如果“活着”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的家
珍还会对春生喊“你
要好好活着((活着))”,当个体在艰辛的努
力之后,洗去手上的油污,机器的噪声就不会
像野兽一样嚎叫了(现实存在也不是那样),问题
是群体呢?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轨迹中,
流泪的故事只是瞬间的逗点。我们不能指望
另外的人来改变命运,在展示出来的悲情故
事中,如果只是眼睛看见的影像,那么很可能什
么都不会改变,不过多是几许泪水而已。如果
我们可以超越灯光下的亲眼目睹,展示出地
室里的思考,那么,改变的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了。

郑小琼的《盲流》写到:“在异乡/我们注
定是一群睁眼瞎子”,也许就是因为眼睛
睁得太大,我们才成了睁眼瞎,谁知道呢,我
不是专业人士,本该缄口不言。决定权不
过是交还给时间吧。

创作感言:

早期写作的“打工诗歌”可以认为是我个人的
精神传记和生存的证明,后期写作“打工文学”评论,
则使我看到那么多类似的心灵在文学里穿行和歌哭,
连接着大地、肉身与灵魂的轨迹。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存在,是嵌于现实之中的“他
者”,它在本质上对现实秩序及其经验表象保持了天生的警
惕和敏感,提供了对于历史存在的深刻理解,表达了对现实
世界的有力批判。

一个日子的延伸

□ 柳冬妩

今年我不得不提前几天为父亲办了寿宴。9月23日是我
父亲的生日,也是青创会的报到时间。我的生命与这个日子注
定有着血脉相承的宿命联结。我至今珍藏着一张20年前的火
车票,它所标示的时间也正好是这个日子,它蕴藏着我个人最深
切的历史感和命运感。我20年来的生活与写作,不过是这个日
子的一种暗示、延伸、召唤和演绎。

1993年9月的一个雨夜,带着无奈和迷惘,20岁的我在
上海登上了开往合肥的火车。在最炎热的几个月里,我修过路,
推过翻斗车,抬过大石,卸过船,几乎把大上海最繁重的体力活都
领教了一遍。不小心闪了腰后,我连一把铁锹也无法提起,除了
回家,似乎别无选择。在合肥下车后,命运把我抛在了人生的十
字路口。想回家,但又不甘心这样返回穷乡僻壤,想到广东打工,
为人生再作一次挣扎和闯荡,但心里却感到一片茫然。在合肥火
车站整整徘徊了一天一夜,我仍举棋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正
如我在诗歌《盲流》中所写到的那样:“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
动改变了路的形状……/我们的脸都很憔悴/抬起的脚跟起起伏伏……/在异乡/我们注
定是一群睁眼瞎子/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所有的去向都
是试探/移动的脚步不小心翼翼/生命的岔路上总生出某种
开始某种结局。”

天黑时,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面,然后买票坐上了到蚌埠的
列车。蚌埠、合肥与老家霍邱呈三角形分布。如能买到火车票,
就去广东,否则第二天早上便从蚌埠回家。这是我反复权衡一
天之后作出的决定。

最终的结果是一到蚌埠,我便买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五
分钟后,我怀着一种渺茫的希冀与深深的惶恐跨上了列车。人生
如棋,这五分钟对我来说极具人生意义。五分钟前与五分钟
后有可能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生活的不可预料也许
就属于这五分钟。

87次列车把昏昏沉沉的我又带回了上海。到了上海才发现,
我买的火车票是要转车的。要么从上海,要么从杭州转往广
州。想起大上海辛酸的经历,一赌气便坐到了杭州。

在杭州火车站签证,我的火车票被贴了块黄色纸条,上写:
9月23日 209次
早上9点20分开
车无座
我急切地看,虽是二元钱一只的电子表,但它还是准确地告
诉我:现在是9点30分。“这时间,搞错了吧?”我对签证员说。

李明亮,安徽宣州人,现居浙江台州。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协首个外来务工者签约作家。曾获《星星》诗刊全国首届农民工诗
歌大奖赛一等奖、台州市第三届青年文学之星奖等,诗集《裸睡的民工》入选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2012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女工记



郑小琼,女,1980年生,多篇诗歌散文发表于《诗刊》、《山花》、《诗选刊》、《星星》、《天涯》、《散文选刊》等报刊,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等选本,曾参加第三届全国散文诗笔会、诗刊第二十一届青春诗会。获得“利群·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与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



柳冬妩,本名刘定富,男,1973年生于安徽霍邱县。现任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兼任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东莞市青年诗
歌学会会长、《南飞燕》常务副主编,系广东省第二届重点扶持项目签约作家和广东文
学院第三届时签约作家、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致读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在城市中间,工作在此,“安家”在此,但他们却不是
这里的人;有这样一群作者,他们用文字描写城市,记录着工厂、工地、工人的命
运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他们却不单纯依靠文字“吃饭”;有这样一群作家,他们的
笔尖触到打工者内心的最深层,鲜活、充实的文字是无法替代的,因为他们曾
经或现在就是一个打工者。

自从我接触这个文学领域以来,拜读过数万篇打工者的文字,这些篇什,有初
学者的羞涩、成熟者的大气,然最令我为之感触的还是他们文字里透着的深
刻、真实。他们用自己的执著,把内心深处的“褶皱”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并
且获得了读者和文坛的认可。今年九月,他们中的优秀者如王十月、郑小琼、李凤群等
还参加了2013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本期,特编发其中部分作者的作品,让
他们的文字引领着我们一起去感受生活、感受生命。(周倩)

创作感言:

一个作者,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有意无意已与这个世界达成妥协——他瞻前顾后,甚至可
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得滴水不漏,我想,纵使他有再高妙的文字功夫,亦难得佳作。

我以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敢于把自己最隐秘的内心袒露出来,要用力把这个世界最深、最暗、最
紧的褶皱抖搂出来,放在阳光下,让晴朗的风为它擦洗。



缝隙里的写作

□ 李明亮

1999年8月,我背起一个发白的牛
仔包,告别四年的“孩子王”生涯,坐了30
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深圳这座灼热的
城市。

经老乡介绍,我很快在石岩镇一大型台资企业做技术员(也就是机修),每天架模、换模、修机,白天8个小时不算,晚上从6点至少加班到11点,下班打卡已是第二天已成寻常事。上班犹如上战场,半天时间都难得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就是有机会去,也是一路小跑。人整天又累又困总想睡觉,经常是下班回宿舍,见着床就一倒,马上就睡着了。一双手似乎已被油污浸入皮肤、永远也洗不干净的手差不多每天都会有新伤,特别是手背,常常是昨天的一处破皮还未结痂,今天又有一个地方流出鲜血……幸好姐姐和我同在一厂,每天满是油污的衣服都是她不声不响地拿去洗净叠好放在我的床头。一个难得的星期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一口气写下100多行的打油诗《加班、加班、再加班!》。

从石岩离职后,我来到宝安“另谋高就”,和一老乡合租了一间只可放一张两层铁架床的单房,白天外出找工作,下午四五点钟吃个两元钱的快餐后回来,便哪儿也不去了。光着膀子趴在床上一
门心思“舞文弄墨”。对门过道的一个床位上住着一对野鸳鸯,两人都20来岁,男的两只手臂都纹了刺目的龙,女的凹凸玲珑,面目亦佳,白天在那里躺着和男人比长短,晚上十点钟便不见了踪影,只
到快天亮才敲门回来。白天二人睡累了,便面对面对着床上抽烟,那女的抽一会儿便咳嗽起来,越咳越剧烈,但她天天照样抽,照样咳,也从未听那男的说什么。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秃笔,写了一首《抽烟的少女》,和其他几首诗一起寄给了《飞霞》杂志,参加“千禧新诗大展赛”,后来这首诗获得大赛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因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个月后我踏上了回乡的列车,在没有老乡和朋友相随的路上,我的内心愉悦而充实,因为在我的背包里有厚厚的一叠手写稿和我相伴。

隔壁轰鸣的机器
将睡眠撕开一道裂缝
困顿依然摸黑行走
抽一支烟吧,就一支
让烟尘淹没黑发
体味时间化为灰烬的快感

2003年3月,我漂泊到浙东沿海的台州,应聘进入一家以水晶为原材料的
光电企业。这首名为《每天两顿饭一支烟》的小诗(节选)就是我做磨工时写
的,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这里工作几个月后,我被提升为班组长,后又让我到办公室做文秘,继而负责
薪酬核算兼编企业杂志。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司上市的前夕,
我递交了辞职申请书。虽然公司领导执意挽留,但我去意已决。我跟要好的同事打
比方说:就像一些森林公园一样,开放久了需要关闭一段时间,让其休养生息。我
希望自己一直在忙碌而辛勤的打工路上“空白”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读读书
充充电,写作、思考。

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活让我渐渐厌倦。2011年5月,我从这家即将上市的企
业离职,与几位作家朋友携手,于7月份成立了台州首家文化原创公司——台
州人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尝试为文化事业和当前社会的文化需求尽一份绵薄
之力。

入住宿舍时,许多人都抢着睡下床,



本版漫画 赵春青